

木子喵喵

一起写我们的 结局

Write our
ending toge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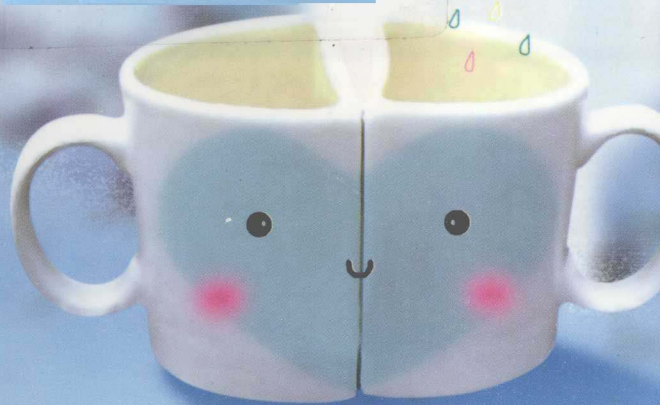
Me
时代

一个青春颠覆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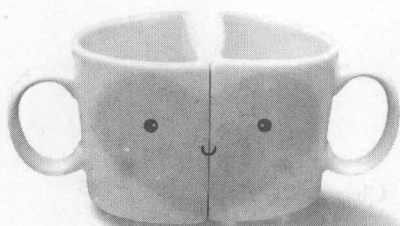
《何以笙箫默》

一对不是青梅竹马的男才女貌，
一段女追男隔泰山的小情事

如果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也想我，那么，那么我们一起的结局，仍要继续。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C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01 · 童年最是懵懂时 / 001

Chapter 02 · 活在回忆里 / 005

Chapter 03 · 相逢何必曾相识 / 010

Chapter 04 · 女追男隔泰山 / 026

Chapter 05 · 俘虏行动很艰难 / 041

Chapter 06 · 令狐冲没他冷 / 057

Chapter 07 · 你让全宇宙失眠 / 070

Chapter 08 · 宋轻晚，别哭！ / 083

Chapter 09 · 生活不是小说，不能太计较结果 / 098

Chapter 10 · 手心的太阳 / 113

Chapter 11 · 幸福，路人都可见 / 124

Chapter 12 · 独家记忆 / 135

Chapter 13 · 许我一个承诺 / 146

Chapter 14 · 爱情去死，自由万岁 / 166

Chapter 15 · 恋人未满 / 176

Chapter 16 · 知道你过得不好，我也就安心了 / 185

Chapter 17 · 你知道，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 / 197

Chapter 18 · 经不住似水流年，逃不过此间少年 / 211

Chapter 19 · 我会好好爱你 / 225

Chapter 20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隐匿的城 / 245

Chapter 21 · 命运好幽默 / 258

Chapter 22 · 幸福的依恋感 / 272

Chapter 23 · 猜心 / 288

Chapter 24 · 异国解心结 / 295

Chapter 25 · 我们结婚吧 / 303

一起写我们
的结局

童年最是懵懂时

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和他认识的，五岁？还是六岁？不过轻晚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候的样子。

那是轻晚第一次来到G市的老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院子外面巨大的老槐树和环绕着小村的水坑。

她跟着父母来的时候，范如笙正一个人蹲在老槐树下面的沙堆里埋头堆堡垒。

这是G市辖的一个小乡村，一排排低矮的院子连在一起，外面是一片黄色的泥土地，场地很大，很多跟她一般大的小孩子结伴玩着打仗的游戏，只有他一个人在老槐树下面静默地挖沙子，所以轻晚径自走到他面前，蹲下：“你也是住在这里的人吗？”

范如笙从沙子堆里冒出半个脑袋，瞅了瞅眼前扎着两个辫子的小女孩，没有理她，又低下头专心地挖沙子。

她盯着他的堡垒看了一下，又道：“好奇怪，你的堡垒怎么没有门？”

他依旧是奇怪地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有个眼尖的孩子发现了她：“快看——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妈妈说的从城里来的有钱人！”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了过来，好奇的，疑惑的，还有看着轻晚的着装羡慕的。

有个胆大点的孩子跑过来，好心的说：“喂，你不要理他啦，他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我妈妈说不要跟他说话，不然会带来厄运的。”

范如笙忽然抬起了头，秀气的五官拧成一团，狠狠地咬了下嘴角，从

地上站了起来。

胆大的孩子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退了好大一步，可是又觉得自己这样失去了气势，便伸手推了下他的肩膀：“你还敢来啊！这里是你来的地方吗？穷鬼！”

另一个男孩子说：“呸！别和他说话，小心把厄运传给了你，你就死翘了！”

范如笙愤愤地瞪了他们一眼，然后朝地上吐口唾沫。

“嘿！你这小子，还来劲了不是？”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子用力推了他一把，他闷哼一声重重跌在了地上。

“还不快滚？还想挨揍是不是？”

身后有人用手卷着喇叭喊：“滚回你的垃圾窟里去！哈哈！穷鬼！”然后是哄笑一片。

童言无忌，那个时候的他们不曾意识到自己的话会给同龄的人带来多大的心理伤害。

轻晚站在一旁，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他。

她只是觉得他好可怜，没有爸爸，还要被别人欺负。可是，没有爸爸并不是他的错啊？

“你没事吧？”她伸出干净的小手在他面前想要拉他起来。

那是一双白皙柔软的小手，跟那些在乡下长大的孩子不一样，可在如笙眼底，只觉得那双手特别的刺眼。

他冷冷地从地上爬起来，没看她一眼，默默地走开了。

身后又有嘲讽的声音响起：“捡垃圾的孩子，没人疼没人爱，捡垃圾的孩子，是灾星快滚开……”

范如笙抿了抿嘴角，甩头跑出了那一片嘈杂。

是该给妈妈和妹妹做饭的时间了，想到这里，他加快了脚步。

自从那次意外遇见，轻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追着范如笙跑，如笙更是莫名其妙。于是村子里的人总会看见这般诡异的情景——一个

笑了呢。

如箫终究忍不住抬起头：“哥哥，我们把那个姐姐叫来和我们一起坐好不好？”

“……”

“哥哥，哥哥！”

如笙很无奈，撇撇嘴巴，点了点头。

“嘻……哥哥最好了。”如箫撒娇地扑抱上去，在他脸上印上了一串黏黏的口水吻。

那时正是初夏，轻晚第二次和那个冷漠的男孩子靠得那么近。

一颗流星从漆黑的夜空滑落，场地上的大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轻晚恍恍惚惚地听见，很小很小的呼噜声。

当很多年后回忆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个晚上，依着妹妹的哥哥其实并不喜欢看戏，只因为妹妹喜欢，他便陪着她，然后他倚靠在树下打盹，轻晚则在一旁傻傻地看着。

后来的后来，她才发现，原来在见到那抹孤寂的身影时，她的心里便从此住了一个人。

只可惜，那个人，在她离开的时候，连她的名字都没有问。

活在回忆里

“为什么……”那是她第一声无力的话语。

为什么会有这场邂逅？也许她与他之间的缘分就在那一刹那的迷惑，就在那改变一切的刹那。

一刹那有多长？佛说，一弹指为六十刹那。

童年的乡村，巨大的槐树和打盹的小男孩，仰望他的小女孩，认识他以来一切的一切在脑中走马灯似的回放，直到那句：“轻晚，我们离婚吧！”——

黄晕的灯光下，颤抖的睫毛猛地睁开，轻晚望着空荡的房间，只有她一个人，冰凉的床单安慰不了冰凉的肢体，空气安静得只有电脑音响一遍一遍地在放着“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让我找到你，下一世弥补欠你的幸福”。

闭上眼睛，让喘息的胸口得到平抚，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轻晚抬起手搁在额头上，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是的，她又做梦了，依然是那个场景，那道熟悉的身影和那句残忍的话语，一遍一遍从那天起不曾离开她的记忆她的心，浅浅地抽痛。

“不管你去几年我都会等你的……”

“不，你别等。”

“为什么？”

“因为不值得……因为我受不起你的等。”

伸手将歌关掉，整个房间都倏地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让人有些不能适应。她转过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她已饥肠辘辘。今天有点感冒，下班回来后，她没有洗就直接躺在了床上。习惯性地打开

零五角。”

轻晚“噢”了一声，从口袋里翻出一张微湿的五十，抹平了递给老板娘。

找完钱后，她对老板娘微笑着说再见，拉开门，雨还在滴答答地下，她抱着零食刚要往雨里冲，就听见身后老板娘的声音：“轻晚……”

她转过头，看着老板娘将一把伞递了过来：“拿着吧，这么大的人了还不懂得照顾自己。”

她接过伞忙说谢谢，和老板娘说再见。转过身，看着外面朦胧的水汽，水汽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一个女孩子，没有撑伞，捧着书本像是在等人的样子，不一会儿一个拿着蓝色伞的男孩便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隔得不是很远，所以轻晚可以清楚地听见那男生的抱怨声：“你怎么又忘记带伞了，每次都是这样，做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的！”

那女孩被骂了也不还嘴只是轻轻地笑，然后和男孩共撑一把伞离开，男孩一手拿着伞，一手搂着她，伞有意识地往女孩那边倾斜得更多，嘴里还是在念叨着：“以后你要是再不长记性，我就不理你了，要是没有我在你身边，看你怎么办！”

听不清楚女孩是怎么回答的，轻晚只是呆呆地看着迷蒙的雨雾中透露出的一点小幸福。

突然想起那个时候，也是细雨纷飞的时候，他穿着白衬衫站在她们宿舍楼下，板着那张老古板的脸骂她：“宋轻晚你是属猪的吗？要你带的东西没带，你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想些什么？”

瞧瞧，这是一个高学生会说出的话吗？她不只一次在心里面替那些被他儒雅外表迷惑的女生们打抱不平，但是即使这样她还是会拉着他的胳膊撒娇般地说：“为了今天的约会，从昨天晚上开始我满脑子都想的是你，就想着要快点来你身边，其他的都忘记了，所以……如笙你不要怪我嘛。没办法！谁叫你的魅力那么大！”

然后她就会成功地看见他的俊颜上染起薄薄的红晕，在心里窃喜的同时，她不忘记伸长耳朵听他呢喃的抱怨：“以后你要是再不长记性，我就不理你！就算你脸皮再厚地扒着也没用。”

好熟悉的话，然后他就真的做到了，不理她，甚至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到她的身边了。

范如笙——突然想起他的好，他的声音，他的身影，还有他的……残忍。

眼帘突然闪现出一个身影，沉稳的步伐在雨中行走。轻晚睁大了眼睛，脚踏出去的一刹那，连自己都还没有发觉。

细蒙蒙的雨滴打在身上，她一路小跑地跟着那背影，直到看见他在小区外拦了一辆出租车，奔驰而去，她才缓缓地停住脚步。

停在雨中，眼神仍是凝望着那个方向，心里有个弱弱的声音在叫喊，是他吗？会是他吗？可是……他已经离开了五年了，五年不是吗？

失落感并没有完全占据她的心，因为已经习惯，习惯一次次的期盼后的失望，所以她并不是很难过。一颗巨大的雨珠打在她额头上时才将她的神思拉回，这才发觉自己站在雨中发着呆，而原本小了些的雨也突然间就大了起来，轻晚急忙撑开了老板娘给的伞，抱着自己刚买的晚餐向楼道走去。

她的家在五楼，走到门口的时候就听见里面的电话在响，她迅速地拿出钥匙开了门，脱了鞋，门也没关，直接扑到沙发上将电话拿了起来：“喂……”

呼吸有些喘，她小心地憋住。

“轻晚，是我。”

电话里隔了好久才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

心中的大石头落了下来，轻晚往沙发上一躺，深呼吸了一口气才回答：“是你啊……”

“是你啊……啧啧，听听这口气。很失望对不对？”

“你想哪里去了。”虽然明知道对方看不见，但是她的脸上仍然浮现出了一抹窘迫，急忙转移话题，“小艺，最近好吗？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哎……你收到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

“收到了，什么这座城市是什么沙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去了撒哈拉大沙漠呢，你在边疆流浪怎么也能写出这么感性的句子来啊？”

“呵呵，那是在网上不小心看到的，觉得好就记了下来，新疆的姑娘长得真是好看，我要在这里多待几天，还有免费的葡萄吃，下次我给你寄些

相逢何必曾相识

五年前……

十一国庆，宋轻晚回家看完父母之后就直接坐火车来到了 G 市，他们家在五年前因为父亲调职的关系搬去了邻市 H 市。

从火车上下来的大多是学生，都是赶回家探亲，到了假期最后一天回学校的。

站在人群中，给爸爸发了一条信息报平安，轻晚拖着行李箱顺着人潮来到了出站口。

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以前不管去哪里，都是爸爸开着车子送的，但是她现在都上大学了，看着和她同龄的学生都是自己一个人上学的，她觉得自己也可以。何况家已经不在 G 市，虽说路程不远，但是她也不希望爸爸总是那么辛苦。

“同学，要打车吗？”

“同学，你要去哪里？”

火车站一般都比较混乱，一出站，许多举着牌子的人或者是拉客的人都蜂拥向前，各自拉着各自的生意。

宋轻晚咬着唇在烈日下拖着行李向公交车站台走去，这条路在临走前，她已经叫苏艺带她走过一遍了，所以她记得坐 202 路公交车能够直接到学校。

车上已经坐了好些人，轻晚提着行李走上车，投币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口袋里已经没有了硬币，忽然记起，她最后的三枚硬币在火车上买矿泉水用掉了。

“同学，你上不上去啊？不上去就让我先上去吧？”

身后已经有其他的学生在催促了，轻晚咬着唇瓣红着一张脸，急忙将自己的行李拉到了一旁，让身后的人上来。

在包里翻遍了，最后能找到的就只有红色的一百块钱，这个时候眼看车子就要发动了，而且已经到了六点，是最后一班了，她所在的学校在郊区，所以开往那里的公交车很早就下班。

她不知所措拽着一百块钱站在门旁。

开车的师傅发动了车子，看见她仍站在门口，操着浓重的乡音大声问道：“同学，你到底坐不坐车？车子要走了！”

那么大的声音将车上其他乘客的眼神都吸引了过来。

轻晚的脸更红了，她抬起头，可怜巴巴地瞅着司机：“师傅，我只有一百块钱，可是我想坐车。”

“……”

“……”

空气一时间凝住，接着传来乘客大笑的声音，有个男生忍不住怪叫：“天哪……这个人真乌龙，我第一次见有人用一百块钱坐公交车。哈哈，真是笑死我了……呜……你干吗掐我！”

“你小声点会死啊……”一个女生的声音。

“要我小声不会说啊，掐了不痛吗？”

“反正你皮那么厚！”

“哪厚了！”

“哪都厚！你不说你是属猪的吗？”

“……”

轻晚火红的一张脸尴尬地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司机忽然道：“同学，你不要开玩笑好吗？坐公交车只要两个硬币咧，你拿一百块钱来，叫我怎么办咧？”

“可我不是没有嘛……”

“那同学你是坐不坐车咧？不坐就快下去咧！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咧！”

“……”

她也不想这样的好不咧，轻晚撇着一张嘴，委屈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第一次独自出门就遇见这样的事情，她觉得自己真是糟糕透了。

就在这时，一抹黑影将她的视线遮住：“我替她给。”一个沉稳的声音伴随着两枚硬币掉进机器里的“乒乓”声。

轻晚讶异地抬起头，那人留给她的只是一个背影，很普通的背影，可就在那一刹那印刻在了她的心里。窗外的夕阳打在他的身上，让她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再存在，只有那个背影，生动得不可思议。

然而她并没有看见她的“恩人”的长相，因为司机师傅催促她上车的声音让她吓得一个哆嗦，什么都不敢再想，提着箱子便走了上来。

车子里面已经没有空座了，轻晚站在靠窗的地方，不敢随意地张望，刚才已经让她够丢脸了，现在她都能感觉身后火辣辣的视线。

她不知道的是，那些人的视线并不是因为刚才发生的那段插曲，而是因为他们终于看清楚了那个用一百块钱坐公交车的女生的容貌——水汪汪的大眼睛，白皙的脸庞涨着奇异的嫣红，简单地束着一个马尾，没有任何装饰的脸看上去清纯美丽。

在这个满世界都是涂着装潢的“妖孽女”里面，能够见到如此真实美的女子实在是太少见。他们更后悔的是，刚才为什么只顾着笑，而没有英雄救美。

下车的时候，轻晚又一次地看见了那个背影，她抓着行李的手紧了紧，想要上前去道谢，可是背影的主人似乎很急，下车后便越过马路，加快脚步赶向对面的公车站牌。

他刚转过身，轻晚的眼睛就被一双手在眼前挥啊挥地遮住，转过身，原来是来学校门口接她的苏艺。

轻晚朝她微微一笑，下意识地往对面看去的时候，已经没了他的身影。

汤芑高才生的智商一下就看出了轻晚的尴尬，急忙英雄救美地站了出来：“哎，时间也不早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再送你们回去吧？我请客！”

一旁的“青春痘”收到眼神信号也从僵硬中反应了过来，笑哈哈地说：“是啊是啊，汤哥请客我们不去白不去啊。”

轻晚原本是不想去的，除了苏艺，她跟他们两个男孩子都不熟悉，何况她又是那种喜欢安静的。但是苏艺好像跟那个叫汤芑的很熟的样子，哥俩好地拍拍他的肩膀笑呵呵地答应，又拉着她非得要陪着不可，不得已，她只能跟着去了。

于是，四个人便打了车到了学校附近最繁华的街道上一家最豪华的餐厅里去了。

这家餐厅生意很好，因为邻近学校，装修得豪华，成了情侣约会的最佳地点，很多学生过生日的时候就会来这边订位子。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大学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校内的校外的人，来来往往。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周末在学校里吃饭，尤其是情侣，忙碌了一个星期总要犒劳一下自己，于是便宁愿走路或者坐公交来这边约会，年轻人嘛，精力旺盛到不知道怎么挥霍。

其实那里生意很好，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便是餐厅里有一个极品帅哥服务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四个人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服务生便礼貌地来到他们面前：“请问，需要一点什么？”

这声音……

轻晚诧异地抬起头，一张英俊不凡的脸就出现在她眼前。

他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礼貌性的微笑，从她的角度往上看，能清楚地看见他尖瘦的下巴和那张完美的侧脸。他笑起来有一种礼貌却疏离的感觉，这是轻晚对他第一个微笑的诠释。

这样的一个人也会帮别人解围的吗？

就在她呆想之际，汤芄推了份菜单过来：“两位美女，看看你们要点一些什么？”

“……不要这么偏心好不好！”苏艺一把抢过另一份菜单，“我也要点！”

“你就不会淑女一点吗！”汤芄白她一眼，“还有……我哪偏心了，我不是说了两位美女吗？”

“哼！”苏艺朝他撇撇嘴巴，凑到轻晚身边笑呵呵地说，“来来，看看你要吃什么？专挑贵的哈！这家伙可有钱着呢，不宰白不宰，像我们这种穷人，一个学期吃这种大餐可是不到三顿。”

汤芄看着她：“拜托别把自己说成跟难民营里出来的一样好不好。”

苏艺耸耸肩膀，吐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轻晚，你倒是点着看，要吃什么？”

轻晚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这上面，轻声地说了句，“随便都行”。反正她也没有很想吃的东西。而且她更想要做的事情是将钱还给眼前的那个服务生。不过现在身上没零钱，待会儿她跟苏艺借一下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待会儿可能会跟他说话，她的心就跳得好快。

在她神游的时候，苏艺已经哗啦啦地说了一大堆的菜名了。

汤芄用一种看猪的眼神看她：“我是欠了你的钱吗，要这么宰我？”

苏艺嘿嘿地笑：“你没欠我钱，可是你欠我其他东西……反正我宰你是天经地义。”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我欠你什么？”

“不说！”苏艺将菜单一推，表情得意极了，任由汤芄怎么问都闭口不说他究竟欠了她什么。

点完东西之后，服务生收起菜单便礼貌地离开。

汤芄身边的“青春痘”神秘兮兮地凑过来八卦：“你们知道吗？刚才那个服务生，是H大大二的学长，H大的名人啊！”

“名人？”聊起八卦，苏艺最有精神了，“哪个名人？我对学校的名人都熟知得很，就是没见过面。”

“范如笙啊，听过没？医学系的才子，因为他英俊帅气等等一切的光辉形象，H大追他的女生可以从我们学校排到步行街。”

“他就是范如笙？”苏艺的眼睛瞪得跟捡到了元宝一样，“你刚才怎么不早讲啊，我久仰他大名。早知道刚才应该多看他几眼，听说他对人温文尔雅，可是浑身总带着一股很疏离的感觉。这样的男生最有味道了。”

“砰”只听清脆的响声，三人的目光同时望向声音的来源——宋轻晚。

苏艺问：“怎么了？”

“没……没什么。”轻晚脸色微微泛白，“不小心掉了汤勺。”

说完便弯下腰去捡了起来。

三人古怪地对视了一眼。

不一会儿，点的菜都上来了。

轻晚呆呆地看着那双将菜细心捧上的修长指尖，范如笙……他真的是范如笙？那个烂熟于心的名字？

会是他吗？记忆里的他。

那么优秀的他，是因为勤工俭学才来这里打工的吗？

看着那熟练的动作，轻晚心中竟泛起异样的情绪。

“请慢用。”低沉的声音将她的思绪拉回。

回过神之际，那抹身影已经背对着她在灯光下形成一个漂亮的剪影。

有人连穿工作服都那么英俊挺拔的吗？

“喂喂……”突然感觉一只手在自己面前挥来挥去，她吓了一跳，看向一样神情诡异的苏艺，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还问你怎么了呢！”苏艺凑过去暧昧地挤挤眉毛，“我说我们美丽的宋轻晚小姐，你该不会也是想加入那个‘步行街’的行列吧？”

“什么‘步行街’行列？”

“青春痘刚才说的啊，追范如笙的女生可是从我们学校排到步行街呢！”

轻晚的脸立刻就红了起来，低着头假装摆弄着眼前的餐具，“你在说什么啊，这一点都不好笑。”

“嘿嘿……”苏艺还在那不怕死地说，“我们家轻晚真是害羞的女生，如果你真的看上了人家，我挺你哈！范如笙这家伙真是不错哎。”

“你少说一句话能憋死你吗？”对面汤芄阴郁的声音传了过来。

苏艺愣了一下，接着笑得更开心了：“哈哈……有人在吃飞醋了。”

吃饭的时候轻晚的心思根本就没在这上面，基本上都是那三个人在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她偶尔回答两句。好不容易吃完一顿饭，四人刚起身要走，她急忙小声地在苏艺耳边道：“小艺，你身上有没有两块钱？先借我一下啊！”

“两块钱？”苏艺翻出自己的口袋搜啊搜，空荡的口袋里面半毛钱都没有，她谄笑了笑，哥俩好地拍了拍汤芄的肩膀：“嘿，你身上有没两块钱？美女要借！”

汤芄没好气地将身上的爪子拍开，从口袋里拿出刚找的两块钱，微笑地递给轻晚：“给你！”

“谢谢！”轻晚同样微笑地接过，“我会还你的。”

汤芄笑得更乐的：“好啊，我等着。”

苏艺翻翻白眼：“两块钱，你至于那么小气吗？”

汤芄给她一个“你懂什么的”眼神。

美女还的钱当然不能要了，但是美女还钱就意味着他们有单独见面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拒绝？

轻晚放下背包，先从位置上站了起来：“你们能先在这里等一下我吗？”

三人一致点头，等美女，那是一种幸福。

轻晚说了声谢谢，径自地向正在收拾一张餐桌的身影走去。

越是靠近那身影，她心跳得越快，快得就好像要从嘴巴里飞出来一样。

“那个……请问……”她结结巴巴地说出声，脑袋打结，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怎么会再一次遇见，既然再一次遇见，她当然不希望两个人之间依然如陌生人一般。可是应该怎么开口？说“你好，我们能不能做朋友”，或者，“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样的搭讪他一定听过很多，说不定也会认为自己是花痴。

可是……莫名的，她真的不希望他们之间只是陌生人而已。

范如笙差不多收拾完，端着盘子转过身的时候，差点和站在他身后的轻晚撞到了一起，幸好他反应够快，不然光是那些盘子就让他这个月的工资全部被扣光光。他皱着眉头不高兴地看着眼前的“祸首”，问：“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轻晚一个紧张说出了最烂的理由，“我想跟你做朋友。”

话应刚落，身后传来三声“咚”的声音，坐在后面的三人非常默契地从椅子上跌落下去。

范如笙看着她的眼神仿佛见到了神经病，“抱歉，同学没有其他事情的话麻烦请让开。”他可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来跟她做朋友。

轻晚咬着唇瓣，眼神坚定地看着他，颇有种“你不跟我做朋友我就不让路”的架势。

范如笙的眼睛暗了下来，将手中的盘子先放回桌子上，看着她，问：“你究竟想怎样？”

轻晚绞着手：“我没想怎样……我只是想跟你做朋友。”

范如笙冷哼一声：“做完朋友之后呢？是不是要开始做男朋友？早知道做好人会惹来这么多麻烦，一开始我就不多事了。”

轻晚咬着唇，眼睛里满是受伤，她只不过是想跟他做朋友而已，他干吗说那么伤人的话。

眼睛里的泪水就要出来的时候，“对不起。”她低低的说了一句，转过身向门外跑去。

“轻晚……”

苏艺在身后惊呼，急忙从椅子上拿过她的包跟了出去。